

《同源詞研究——以唇塞音聲母字為例》

郭詠豪 著

商務印書館 (香港)

序言

探索上古“同源義根”的新途徑

漢語同源詞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漢代劉熙的《釋名》。那時去古未遠，故可因聲求源；其後漢語類型大變而音不顯義，^①於是出現了以形索源的“右文說”。^②漢朝以前的同源詞研究是原子式的，所以字有源但義無根，因為那時沒有“義根”這個概念。右文說雖然以“字串”為單位，^③但仍然沒有語根的理论，所以也談不上“義根”的尋求。真正給詞源義根奠定理論基礎的是有清一代的段王之學。王念孫通過疏證《廣雅》建立起同源詞的“義類”體系，而段玉裁則利用注解《說文》的機會發明了同源“取意”的理論。^④當然，有清一代的“詞族取意”以及“跨族義類”都還局限於局部類從的描寫，而未臻機制層級的派生。漢語“語根”概

① 參馮勝利(2009)〈論漢語韻律的形態功能與句法演變的歷史分期〉，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二輯，11-13頁。

② 北宋王聖美“治字學，演其義為右文”（《夢溪筆談》卷十四）。

③ 如梁啟超系聯的“𡗗”字字串有：𡗗(小也)、𡗗(絲纒之小者)、𡗗(竹簡之小者)、賤(價值之小者)、𡗗(木簡之小者)、錢(農器及貨幣之小者)、盞(酒器之小者)、淺(水之小者)、濺(水所揚之細沫)、踐(輕踏)、𡗗(物不堅密)、𡗗(小飲)、𡗗(小巧之言)、剗(薄削)、殘(傷毀所餘之小部)。(參沈兼士1933.《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推闡》)

④ 如《說文》“覲”字下段注曰：“覲，小見也。如溟之小雨，皆於冥取意。”同參馮勝利《論〈說文段注〉中的‘意’與‘義’》(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講演，2011年12月12日)。

念的建立只有到了章太炎的《文始》才告成立。^①然而可惜的是，那裏的語根和字根，彼此糾纏，兩不相明。儘管如此，有一點很清楚：同源詞指的是一個語根衍生出來的隸屬同一家族的不同的詞。章氏的“同源說”經過黃季剛先生、陸穎明先生以及王寧先生幾代努力，形成了一個以“詞源意義和詞彙意義”為系別標誌的同源詞理論。它告訴我們詞族有枝有根：根有根義，枝有枝義。不明根義，則枝離葉碎而無所歸屬。什麼是根義？根義即根詞意義，是原生詞中最原始、最富有派生能力的“音義結合體”。在浩瀚的上古詞彙海洋中，我們“撈”得出原始的根詞嗎？王寧先生說：

在已被記錄下來的億萬詞彙中哪些屬於原生造詞的根詞？由於語言發生的歷史過於久遠，不要說窮盡性的測查無法進行，就連一定數量的抽樣測查和局部語料的歸納都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所以，關於原生造詞的理論只能是一種無法驗證的假說，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，原生詞的音義結合不能從語言內部尋找理據，它們遵循的原則一言以蔽之，即所謂“約定俗成”。（《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·序》第7頁）

這是非常正確和明智的說法。事實的確如此，因此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知原始的根詞。然而，我們還要看到事實的另一面：上古

① 章太炎《國故論衡·語言緣起說》：“諸語言皆有根。”《文始》中的五六千字均由四百多語根的孳乳、變異而來。故陸宗達、王寧說：“（《文始》）在實踐上突破了兩兩繫源的簡單做法，進入了由一個起點出發，多方繫聯，歸納詞族的系統做法。”（“淺論傳統字源學”，《中國語文》1984 第五期）

語音的構擬不可能讓我們聽到原始的發音；古代語法的揭示也不可能讓我們看到古人的語法判斷。聽不到古人的發音，得不到古人的語感，為什麼我們仍然可以構擬古人的語音和歸納古人的語法呢？因為我們有理論的工具。如果是這樣，那麼什麼樣的理論能夠讓我們藉此獲得對“義根”哪怕是稍微深入一點的理解呢？多少年來，這個問題縈繞於胸而無緣釋解。

2010年是個契機。那年七月我剛從哈佛到中大，系裏告我有學生名郭詠豪者要跟我讀同源詞的碩士學位。以往的積慮和初來的興奮讓我欣然接受。這便結下了我們師徒的不解之緣。開學不久我問他：“你想怎樣研究同源詞？”他說只研究唇音的同源詞。我想：限定範圍，容易把握，論文不難成功；然而，有無新意亦當為慮。以此詢之於郭生，他沉思良久而默然無語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告他說：“今有一奇想，不知可否：把梳並釐定一、二族‘唯唇音聲母獨有之義’的同源詞群，你以為如何？”我知道，這個題目非常之難。首先，有無“唯唇音聲母獨有之義的同源詞族”尚不可知。若有，如何證明其為有？若無，那就前功盡棄，一切得從頭再來。所以告之只是建議而已。不料數日之後，郭君覆余曰願以此為題。從那以後，他便開始了探索“義根”的刻苦歷程：重新點讀《廣雅疏證》和《文始》，將有關同源詞著作和文章找來一一把梳剔抉、分類入檔——從王力的《同源字典》（劉鈞杰的《同源字典補》）到藤堂明保的《漢字語源辭典》，再到孟蓬生的《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》、黃易青的《上古漢語同源詞意義系統研究》、張博的《漢語同族詞的系統性與驗證方法》，以及大量章黃有關同源詞研究的古今文獻。詠豪工作，向來是全身心的投入，日日夜夜，一絲不苟。他善於在材料上下

笨功夫、在理據上作嚴格的邏輯推演。他非常幽默，但不苟言笑；材料、理論，一字不安則寢食不寧。從圖書館到資料室，處處是他的身影。就這樣，從2010年秋到2012年春，歷時一年有半，他幾易其稿，終於完成了《同源詞研究——以唇塞音聲母字為例》的碩士論文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論文完成不久，詠豪卻辭世而去。嗚呼！長歌當哭而語之曰：

豪生，豪生：吾來中大，人地兩生，縱有同寅相慰，唯汝朝夕問學而相得以寧。既非孔門竟得回愚，斯非釋家居然慶賢。殷殷教學相長，匆匆寒暑兩遷。我無多得而君有大進：唇音獨義，孜孜而深思有得；旁徵博引，鑿鑿而猶恐未先。所冀一鳴驚人，鴻翥萬里。不想天驚霹靂，鴻文既成而君棄世。親友為之飲泣，師生為之悲咽。唯望記汝心智而敬請商務：成汝學業，付梓大著，以明汝志，以寄吾哀。哀哉哀哉哀中之哀。悲哉悲哉悲中之悲。嗚呼，尚饗！

詠豪九泉有靈，定然長揖商務印書館之助學壯舉。這部《同源詞研究——以唇塞音聲母字為例》的專著是詠豪的心血和精神，是他訓詁學上的成果和貢獻；同時也是我對他的懷念與祭奠！

讀詠豪文，既見其功力，又見其才思與機敏。“分”、“開”都是“分”，如果說“分開”之義的同源詞不在舌、齒、牙、喉四類聲母，而獨在唇塞音之中的話，如何證明？換言之，如何將牙音的“解、剝”、齒音的“析、散”等(同義及同源詞)從唇塞音義根的“分”中排除出去？

這裏、詠豪首先使用“義核”的概念及其驗定方法來判定，

這是章黃同源詞學理的精髓，是鑒別異類詞族根義的重要工具（第二章第二節）。結論是：唇塞音所獨有的“分開”義詞族的“根義核”是“中分”。因此，凡與此相近但不取“中分”為意者（參注4有關‘意’的定義），不屬該系“根義”之列。換言之，這系家族的DNA是“從中間二分”。

其次，嚴格區分文意訓詁與詞義訓詁的不同：凡是經典隨文而釋的訓解材料，均需根據上下文的詞義搭配和語意旨趣來鑒定，看其訓釋詞語是闡釋文意還是訓解詞義，絕不能表面、孤立地看待訓釋的異和同。

第三，從當代語言學的形態、構詞、句法等角度來區分古訓和詞義（第三章）。譬如唇塞音的“跌倒”義類就是經過反覆多向多層的剝離，才從喉、牙、齒、舌的“跌倒”義類中分解出來。

綜合古今中外的語義理論和訓詁方法，詠豪成功地從紛繁複雜、盤根錯節的上古詞義中，把“中分”和“跌倒”二義下的同源詞，條分縷析地“剝離”出來，斬斷它和其他輔音表面語義相似的聯繫（如“分、判”與“解、析”），從而把“中分”和“跌倒”這兩個獨立的“根義”最終還給了唇塞音——它們是唇塞音的“專利”。

我們知道，訓詁學的核心是詞義，而詞義最尖端的是同源意義的發現與揭示。詠豪君的《同源詞研究》正是這方面的一個新嘗試。當然，詠豪的許多想法和提法並不都與我所想的完全一樣，但是在他的辛苦中，也融進了我和他出於同樣的志趣而不停地討論、探索的那些日日夜夜。我們在討論詞義原理和推演理設的種種情況時，是何等的享受！但要把理設(hypothesis)變成條例、把一堆堆古書的材料變成可以證實和證偽的憑據，那可是巨

大的智力挑戰和艱苦的腦力勞動。讓我最為感動和欣慰的，是詠豪鍥而不捨的精神和他由此獲得的突破性的成果。

毋庸置疑，詠豪君此書給訓詁學帶來諸多方面的突破。

首先是他發現並成功地論證了唇塞音聲母中的“中分”義根。這種從聲母入手，把梳和確定其獨有“根義”的方法，以及這種方法的可行性，本身就是對傳統訓詁方法的一個重要突破。

其次，郭書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他第一次告訴我們上古“中分”之義的同源詞是用唇塞音、而不是其他發音部位的聲母來表現。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聲義結合體(記作 *b〈中分〉)是不是最早的或最原始的“語根”，但是根據郭君的研究，我們可以說：現存最古資料中所反映的漢語的“中分、跌倒”之義，是用唇塞音說的，這不啻告訴我們如果漢藏或其他語種中的“中分、跌倒”義的詞族，也發唇塞音的話(亦即 *b〈中分〉、*b〈跌倒〉)，那麼 *b〈中分〉和 *b〈跌倒〉就足可用來鑒定和證明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。就是說，將來詞語同源和語言親屬的關係建立，可以用“義根比較法”來驗證。

郭君研究的更大意義還在於他為訓詁學鑿開了一個大豁口，“群山萬壑赴荆門”，後續的研究必將接踵而至。很顯然，這一研究為漢語語源學開闢一個新領域，開發出一大批需要深入研究的子課題。譬如：

- 1) 唇塞音還有哪些獨有的意義？
- 2) 舌音的獨有意義是什麼？有哪些？
- 3) 齒音的獨有意義是什麼？有哪些？

4) 牙音的獨有意義是什麼？有哪些？

5) 喉音的獨有意義是什麼？有哪些？

這既是我們當時的設計，也是眼下的工作；當然，可以和需要進一步延伸的項目和問題，還遠不止於此。毋庸置疑，無論這裏義根 *b〈中分〉、*b〈跌倒〉的結論可商與否，義根的研究則將由此而生；無論郭君義根的證明成功幾何，不同“輔音”、“元音”及“輔一元音”獨有意義的發掘與研究，亦將由此而興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詠豪的著作乃當代“根義訓詁”的第一部；其創造性、突破性及其學術之意義，蓋在於斯矣！

郭君雖往，著述永長。生前的同學好友羅奇偉、趙璞嵩、陳遠秀、李果、鄧慧倩、盧冠中，殷殷含哀，校其書稿；其寄思懷念之情感人肺腑。嗚呼，尚饗！

是為序。

馮勝利

2013年5月1日

於中大三苑壁垣齋